

琼州风物 李善传

龙盘九曲水

九曲水在哪里？说是在儋州一个叫黄泥沟的地方。黄泥沟在我们村的东南面。那里并非一道沟，而是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山山岭岭。

很小的时候，九曲水就神秘地储存在我的脑海里。村里人说，那里常年云雾锁，九条小龙或隐或显，或见头不见尾，在云间飞舞，在云海穿行，在山头追逐……村里人说，那里的山峰特别青，水特别绿，山水相映，美得迷人，特别是山间的水非常清澈，水下铺满了色彩斑斓的鹅卵石，白天阳光射在水上，那鹅卵石闪闪烁烁，像水下尽是玉石翡翠，夜晚的月光飘来，水上一片光亮，像是水面浮着无数的夜明珠，经常吸引七仙女下来捡拾……

后来，我们这一带的人干脆把那地方叫龙盘九曲水。

我一直想到龙盘九曲水去看一看。

一次，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去看龙盘九曲水。我们从村后边一条小路一直往东南走，小路曲曲折折，走过了一座山，又迎来一座山。那山无穷无尽，我们走得精疲力竭，前面还是山连山，永远走不到尽头，身上满是荆棘的划痕。那颗大太阳要落到山那边去了，抬头望，突然望见我们村那棵椰子树，我们居然拐回村头来了。

又一次，我爹要到黄泥沟去砍扁担树。黄泥沟上有很多树木，扁担树尤其出名。说是砍来的扁担树做的扁担又轻又韧，很好使。我们顺着一条牛车路前行。因为是跟着大人来，我抹掉了心里的紧张，边走边看。一路上山高山低，灌木丛生，葱茏茂盛，极是好看。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溪，流水淙淙，蜿蜒在山谷间，溪底有鹅卵石，只是七零八落地斑驳在水中。我心里在想，这里的水下已经有了鹅卵石，要是到了龙盘九曲水，那会不会捡到玉石翡翠呢？我问我爹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他说，叫大箩圈。

我们走过了无数座山，又连续走过了几条山溪，进入了深山密林里，穿过了一片树林，几座大山横在我们的眼前，山上烟雾缭绕。我爹说，好的扁担树都被人家砍光了，只有上山了。

我们爬上一条布满荆棘和怪石的小路，七拐八拐，拐进了云雾里，只见那雾霭在我们身前身后飘移。我们的身上湿漉漉的，弄不清是露水淋湿，还是汗水。我们气喘吁吁爬上一块巨石，原来到了山顶。我抬头远眺，只见四处山色空蒙，烟雾居然在山脚下缭绕，好像走入了仙境。

我爹终于找到了几棵尚好的扁担树，就在山头的土坎上。他从那巨石旁边走过去，举刀要砍树，突然听见嗖嗖的响声。我侧头看去，见我爹身旁躺着两条碗口粗的大蛇，正眯着小眼睛看我们。我爹收回刀，也看着那两条大蛇。我说，它们就是九曲水的小青龙吧？我爹说，小孩懂啥，别乱说话。也就在这时，那两条大蛇钻进草丛里，不见了。

我爹砍到了几条扁担，收获颇丰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爹看见我闷闷不乐，说，今天带你来开了眼界，还摘到了不少野果，怎么还不高兴？我说，要是去到龙盘九曲水就好了。我爹说，我们去的就叫龙盘九曲水呀！只不过是才踩过三条小溪，没有过九条呢。我说，那些小溪就是九曲水？我不信！我爹没说啥，只是咧嘴笑。

前些天，我又到九曲水来，和小郑

开车来。一条盘山公路九转十八弯，我们来到了几座大山前。我还认得，前面这座山就是和我爹爬上去砍扁担树那山，只是觉得此山似乎不像以前那样高了。我们下车，又爬上山去，站在那块巨石上远望，前面竟然是漫漫的碧水，水光潋滟，美不胜收。小郑告诉我，天角潭水库建设后，这里变成水库了，这个大水库了不起，可以发电，又可以灌溉，儋州、白沙等地都得益。我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水面发呆。我想，九条治水，九条小溪融入了大水库，这九条盘踞在山沟里的小龙可以在宽阔的天地里大显身手啦，它们正引领碧水去滋润人间呢。☐

季候物语 周华诚

六月白



六月白。资料图

霜是白的，雪是白的，云朵和棉花都是白的。六月里没有霜，却有一种植物叫“六月霜”。有一年在临安，跑到山里去玩，山里人家泡了一大壶茶请我喝。一壶取材本地山野的“六月霜”凉茶，带着些微的苦意与余味，我们在一张大木桌前坐下来，慢慢喝着，缓缓聊天。

一条溪在不远处轻轻流淌。这是一个中式的院子，中间围出一个天井，院子里静谧极了。不远处的溪流叫作西坑溪，甚至听得见流水的声音。左岸花栖，名字便是来源于此。

主人原先是学法律的，在上海工作过，做市场调研。后来在临安城区，做过金融行业。再后来，他就自己创业，进入通讯行业，卖过手机什么的。历练很多，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。直到一个机缘出现，让他的脚步，在太湖源镇临目村的村口，在西坑溪的流水之畔停留下来。

一条从临安通往安吉的省道，穿过这个宁静的村子。更多的人，是因为几公里外太湖源景区而来到此地，在风景绝美的山道上峰回路转，进村的第一眼，看到这条溪水，看到这幢房子，便想留下来坐一会儿，喝一壶茶。这个院子最好的一点，是有一方天井，天井里花木扶疏，下一阵雨，可以在檐下听见雨打芭蕉的声音，那是小时候居于乡下老屋的感受。建筑里用到的老木头，是与设计师一起跑了很多地方，最后是在德清才买到的合适木料。雕花梁，一条的雕工就近两千元钱。

造了一间房子，其实更是造了一种生活。他和妻子生活在此，有时候有客

人在，他清晨六点就要起床，开车去市集上买菜。去迟了，怕是农民伯伯的菜要卖完。四季豆，杂粮，玉米，都是跟农民买的。乡下农人自家种的食材，真的不一样，客人一尝都能尝出来。到了晚上，有客人意兴正浓，喝酒聊天，看星星看月亮，过了十二点还没有散去的意思。他困了，就把一个院子的月光，全都留给他们。

太湖源这个深山，本是好地方。十里长谷，清溪长歌，苍林翠竹，瀑瀑漱玉。许多人慕名而来，感受太湖源的清甜空气、甘泉绿水。晚上住在山里，山林的风，吹来世外的美。

六月霜是一种凉茶，特别适合于夏天喝。以前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喝过，但是在临安却常见。六月霜是菊科艾属，春天里发芽抽茎，到了六月开出白色的小花，一穗一穗，如霜花满树，低调而好看。人们把六月霜采来，清洗，晾晒，用来泡茶。也有人放进锅里杀青，像是江南的人制作茶叶那样杀青，通过这样一道工序，能让植物茎叶内蕴藏的香气激发出来。泡茶的时候，香气倍增。六月霜，人们还拿来蒸鱼、炖鸡，说它是一道清凉败火的好东西。

喜欢插花以后，我常在屋后山坡上剪一些枝条，插在坛坛罐罐里。任是再没有什么花朵盛开，就连枝叶也枯败的冬天，也还是可以折一枝挂着柿果的枯枝或一段野藤，插在瓶子里。夏天是最好的季节，满山植物生机勃勃，随便选一种植物，似乎都可以折枝入瓶，就很好看。六月霜这种东西，虽然开的是白色的小花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插在青釉色的旧坛子里，时间长了，枝叶枯了，也还是好看。

还有一种植物，叫六月雪。前段时间搬个办公室，想买几个盆景，上网一搜，发现有一种叫六月雪的植物，种在瘦长的坛子里，坛子的颈部故意缺了个口子，一条根须便从这口子扎进坛子中的泥土中。这个造型，殊有趣。我买了，放在书桌上养着。这六月雪，又叫满天星、碎叶冬青、白马骨，茜草科，六月雪属，常绿小灌木。我问卖花的人，六月雪好养不好养。卖花的人说，非常好养。六月雪的叶子，细细碎碎的，浇水多了，浇水少了，都易落叶。正所谓，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我不知道，凭我这蹩脚的养花技术，能不能撑到它满树满枝繁英如雪的画面。☐

市井烟火 卞玉至

村庄交响乐

晨光透过窗帘缝隙，轻柔地抚摸着床沿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我伸了伸懒腰，开始调动各种感官，慢慢品味家乡新的一天。

窗外的小鸟也醒了，啾啾声此起彼伏。随之而来的还有铲车铲运砂石和搅拌机转动的声音，以及嘈杂的人声。不用说我也知道，这是乡亲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建设自己的新楼房。

这些混杂的声音每天都伴随着阳光回荡在家乡东门一带。这是乡亲们的幸福“交响乐”。俗话说：“安居才能乐业”。这些年，没有住上楼房的乡亲们一直都在暗暗努力，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积攒资金，渴望早日能住上新楼房。

我的邻居阿亮就是其中之一。今年三十六岁的他，十年前结婚生子后，与父母分居，带着妻儿住进了两间砖瓦房里，前几年又新盖了一栋平顶房。这要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居住条件算不错了，但现在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平顶房显然已经落伍了。从事玉米运销生意的他，这几年有了一些积蓄，也

想尽快在平顶房上加盖二、三层楼房。

今年正式获准报建后，大家争先恐后递交了建房申请，沉寂多年的东门一带又热闹起来。沿着村道徜徉，处处可见建筑工地。我粗略数了一下，新近开工建设的楼房多达三十多栋。随意在一家驻足，都能感受到乡亲们在忙碌中流露出的快乐与幸福。

在这一波建房热潮中，发小阿豪的小弟一马当先。当他的楼房浇筑第一层楼面混凝土时，他的父亲和兄弟们都来到现场帮忙。烈日下，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不停地往下流淌，但仍难掩他们脸上喜悦的笑容。正所谓：“辛苦并快乐着”。首层混凝土浇筑完毕后，他们燃响了一串长长的鞭炮，把喜庆的消息撒向家乡的上空。

与此同时，邻居阿亮的楼房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。目前三层框架已浇筑完成，开始进入砌砖工序。如此下去，年底就可以竣工了。眼前的他较建房前显得黑瘦了许多，但他全然不顾。他说，黑点瘦点没关系，只要顺顺利利把楼房建起来就好了。是啊，三十多岁就有了自己的三层楼房，这是他的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。当下，没有什么比住上新楼房更幸福的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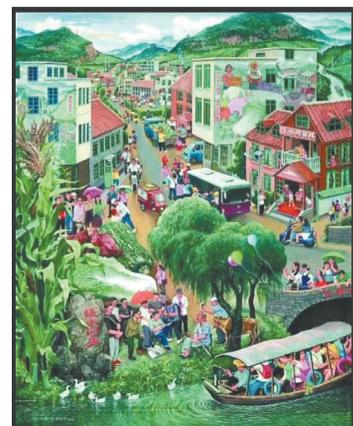
在阿亮的南侧，村民阿发也在抓紧打地基。一打听，方知他是在为自己的儿子建楼房。工地上，他着装整齐，一副长辈的姿态，一会儿表情严肃，指挥工人和晚辈们忙前忙后；一会儿又面带微笑，与工头和朋友们亲切交谈、商讨相关事情。

现在，家乡建楼房的户主日趋年轻化，乡亲们的居住条件与过去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村里的老人说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家乡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居住在茅草房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，茅草房才渐渐淡出乡亲们的视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一座的砖瓦房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村里的建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，楼房数量逐渐增多。目前，乡亲们新建的房子基本都是楼房。而且，乡亲们建设的楼房越来越时尚，装修越来越豪华，庭院绿化美化也越来越讲究。有些家庭的建筑外墙干挂大理石装饰，有的安装了中央空调，有的院子里建设亭子、假山、水系等园林景观。

从城区搬回家乡居住后，我每天都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。前不久，邻居阿杰在他家高大的楼房里同时举行了乔迁新居、迎娶儿媳和出嫁女儿三件喜事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欢庆了好几天。大家的劝酒声、吆喝声、欢笑声一遍又一遍，交杂在一起，仿佛喜庆的交响乐在不断回响。

其实，这样的欢庆场景，经常在家乡的一幢幢楼房前演绎，这是乡亲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。☐



陈树中画《新农村·幸福家园》。资料图